

【风过留痕】

□戴永夏

济南千佛山的秋色自古闻名，它就像一幅古色古香的风景画，苍翠中不失淡雅，明净中又添斑斓。它的美，尽显幽静深远，充满诗情画意，是说不完、道不尽的……

说千佛山秋色美如画屏，前人早有定评，最具代表性的是晚清文学家刘鹗，他在《老残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到了铁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见对面千佛山上，梵宇僧楼，与那苍松翠柏，高下相间，红的火红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绿的碧绿，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，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，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，……”刘鹗这一段真实的白描形象生动，他把千佛山秋色定格为“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”，实在是绝妙极了。

千佛秋色也定格在古人的诗词里。明代诗人边贡在《九日登千佛山寺五首》中写道：“窈窕寺门敞，苍苍山径微。风轻不落帽，云近忽凝衣。背领丹枫直，垂岩紫菊肥。晚途喧葆吹，典醉出林霏。”透过这些凝练的诗句，我们看到：千佛山山腰，古树浓荫掩映着僧楼禅寺；山径曲折明灭，被深深的绿意遮蔽。清风送爽，白云牵衣，金秋改变了山的容颜，山坡上千枫玉立，红叶纷披，层林尽染；层层垂下，峭壁上，山菊盛开，五彩斑斓。诗人沉醉在这样的美景中，直到天晚了才走出山林……跟边贡一样痴迷于千佛山秋色的，还有清代诗人王德容。他在《重阳前五日同李敦麓、郑彦兮、赵西园诸同人登千佛山》中写道：“枫菊丹黄俨画屏，几回载酒此同经。千峰萧瑟林边雁，一径高寒洞外亭。烟出万家城郭白，云开十里鹤华青。与君今日堪俱醉，落日衔山杯未停。”重阳节前，诗人偕诸友同登千佛山，但见山上枫叶如丹，黄花烂漫，如诗如画，连绵的山峰秋意萧瑟，苍郁的松林上大雁掠飞。登高远望，但见天高云淡，城中万家裹在轻雾淡烟之中，如同仙境。美丽的鹤华秋色横亘天际，壮美无比。置身在如此美丽的秋景中，怎能不错魂？所以，直到日落西山，他们仍推杯换盏，不愿离开这里。这两位诗人虽处在不同时代，有着不同的情趣和追求，但他们笔下的千佛山秋色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千佛秋色还保存在济南的“经典”中。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济南名胜美景众多。古人精挑细选，优中选优，又从诸多美景中选出“济南八景”和“济南十六景”，作为济南的经典美景。“八景”中的“佛山赏菊”和“十六景”中的“幽涧黄花”，一景二名，都是“千佛秋色”中的精华。

过去每到秋季，千佛山和佛慧山（亦属千佛山风景区）上，野菊烂漫盛开，红白黄紫争奇斗艳，跟满山红叶相映生辉。此时，前来赏菊的人络绎不绝，文人墨客争相吟咏，“佛山赏菊”遂成佳景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《游大佛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山中廊榭依山斜，风日逢秋静且嘉。树色坐恋枫下叶，野香行爱菊垂花。崖穿石溜含青露，蹬绝岩屏隐赤霞。客久与僧踪迹合，来游此地便忘家。”诗人在秋高气爽的时节登佛慧山，但见松柏荫浓，枫叶红艳，飘香的野菊烂漫开放，景色十分迷人，让人恋恋不舍，乐而忘返，“来游此地便忘家”，诗人用“忘家”来烘托秋菊之美，又为千佛秋色涂上了一笔重彩。

对“佛山赏菊”的美景，赞美的古诗文还有很多。把“济南八景”扩为“十六景”的明代文人刘敕，曾在《历乘》中写道：“幽涧黄花，城之南大佛山，独冠诸山之上……（山上）巉岩削壁，丹树黄花，最宜秋色。故世修落帽故事，则多登眺于此焉。”崇祯《历城县志》中有首“佛山赏菊”诗：“千佛山东佛慧山，秋来黄菊遍岩间。泉名甘露茶堪品，多少游人探菊还。”生动地写出了佛慧山上野菊盛开和游人赏菊、采菊的情景。再如清人蔡颀的“红叶西风晚，黄花细雨秋”，傅桐的“岩泉得雨活，野菊冒霜开”，郑云龙的“红叶寒秋雨，黄花淡夕晖”……都是秋登千佛山赏菊、采菊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千佛秋色的多侧面展现。

千佛秋色更活跃在济南的民俗风情中。过去每到九月九这天，济南的文人雅士便身佩茱萸，来到千佛山上登高望远、唱酬吟咏。更有亲朋好友三五成群，相聚菊花岩上，边观满山菊花盛开，边饮菊花酒，吃菊花火锅。清代诗人朱照在《重阳节同人挈酒历山登高》中写道：“闲招两三友，把酒醉山南。静喜高松下，香偎野菊间。”这是时人把酒赏菊、食菊习俗的真实写照。尤其自元代以来，重阳节又被定为千佛山庙会举办之时。每到此时，山上山下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此时的千佛秋色，又洋溢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画意诗境，壮阔美丽中，透射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千佛山秋色

《空城计》《借东风》《斩马谡》《赤壁之战》。可能是为了应对诸葛亮是山东人这个具体身份，个别词语发音的山东味与诸葛亮的老乡角色相符，引起听者共鸣。其实不然，巨角中也有很多发音如此，像荀派名剧《红娘》中红娘的几个唱段，都有吐字类似山东口音的地方。红娘作为丫鬟机灵活泼，有爱心，有正义感，戏中唱、念、做、式，样样精细耐看。偶而在唱词中吐一个带着山东口音的字出来，更添韵味，角色意识更加敏感。我曾试着把唱词中一些山东口音的字改用普通话演唱，无论听上去还是唱念，似乎都不得法，就感到是跑了基调，别扭扭扭，完全不如山东口音顺口顺耳、能高能低、可软可硬。比如《红娘》中红娘的著名唱段《佳期》：“小姐呀，小姐你多风采……那张生只病骨瘦如(yu)柴……我红娘成全(余)他们，鱼水和(huo)谐。”要是把其中的“如(yu)”“和(huo)”恢复为京腔，听上去还真的不怎么“和谐”，至少缺了此处应有的韵味。甚至这里“和谐”的“谐”也不能吐字“谐”(xie)，要唱“蟹”，与我老家潍县一带的土话完全一样，是一个舌头往上挑的卷舌音，含混不清。用在此处，作为红娘唱段的结束，再好听、合适不过，十足的荀派味儿。

京剧源自安徽，百多年前徽班进京，孕育在徽南地区的徽派京剧与生长在京城昆曲合体，慢慢成长为后来融合南北戏剧之长的京剧。山东地区最早的戏种应该是“肘鼓子”，时间大概在十八世纪中叶，相当于清乾隆时期，与原始京剧产生的时间差不多，大体经历了秧歌腔调、肘鼓子戏、杂社、五音戏几个阶段。到了五音戏时期，传播范围已经不仅在山东全境，扩大到了苏州、宁波、舟山以及北京、天津等地，成为山东地方戏影响最大的剧种。之所以称为五音戏，是指早期上台演出的只用五人，对外称“五人班”，正好对应汉族民族传统的五声音阶，这与传统京剧的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似乎也是相对应的。由此说中国的戏剧同根同源，京剧唱词中夹杂一些山东口音也就不足为怪。时下听五音戏的戏迷不多了，懂得京剧与五音戏关系的内行恐怕更少。个人浅见，抛砖引玉。

传统京剧唱念中夹杂山东口音的原因，前述为其一。其二，我个人感觉可能与唱腔设计有关系。经过数百年的淬炼，京剧融合了各地传统戏剧的精华元素，在不断修正中添加或保留其他剧种的成分，更接近京剧的原汁原味，又能催生新的成长因子，起到画龙点睛的奇异效果。像红娘唱段中的几处吐音，应该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当然这也是基于我对其他地域方言知识的匮乏，很难说京剧中就完全没有其他地方口音掺杂在里边，京韵京腔只是一个基础音而已。徽班伊始，唱戏的人当是以安徽人为主，他们的地方口音肯定会很重。京剧的创立虽然没有明显的山东地理标记，但山东处于特别便利的交通位置，在京剧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、精打细敲的作用，如形成了运河重镇临清的京剧码头，名角荟萃；内陆则有济南商埠，在京剧圈子里有没有地位、能否站住脚，来到济南府一唱便知。杜近芳、袁世海等一班人马年轻时曾在济南搭台唱戏，从此走出去，红遍大江南北。这不是催生了那些具有典型山东口音的吐字？这需要更深研究，但至少肯定了传统京剧中不可或缺的山东元素，我们听来也是很亲切的。当然每个演员的唱念风格各异，门派有别，唱戏的路数略有差异，票友、戏迷喜欢演员的做派也是“白菜豆腐，各有所爱”，是口味“酸甜苦辣咸”的个人偏好。

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，这是我最近听戏的几点心得，纯属外行“多言”，记下来与大家探讨一下。

传统京剧唱念中的山东口音

【文化杂谈】



的有很多吐字就是以山东口音为基本标准的，如北京的“北”、千百的“百”，京剧唱念吐字音为“伯”(bo)，盗贼的“贼”唱“则”(ze)，容易的“容”唱“庸”，主要的“主”唱“桔”(ju)，如果的“如”念“玉”(yu)，说话的“说”念“雪”(xue)，诸葛亮的“葛”唱“锅”(guo)，和谐的“和”唱“火”(huo)，罪恶的“恶”念“握”(wo)，金融的“融”唱“勇”(yong)，全国的“全”读“窜”(cuan)，不一而足，实在太多，在此无法用这种浪费篇幅的法子一一列出，喜欢传统京剧的票友可以进一步去做这个工作，很有意思。

京剧与山东的关系到底几何，为什么在唱念的吐字音中夹杂着那么多山东口音？开始我认为这种情况只在老生的唱念吐字发音中使用，如诸葛亮为主角的几出大戏

□许志杰

现在六十岁上下的这拨人，基本都是听着、学着、哼着现代京剧长大的，对此记忆深刻。时代翻天覆地，社会呈现多样化的文艺形式，现代京剧成为戏剧大家庭中的一员，不再一花独放，传统京剧以意气风发的姿态重新粉墨登场。原本喜爱传统京剧的上一点岁数的票友、戏迷重回“传统”，如我父亲那辈人，既给我喜欢现代京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，又对我转向喜爱传统京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每次回去，一进我们家的大院落，首先听到的就是父亲房间传出的京戏声。父亲的耳朵多少有些背，无论电视还是录音机、Dvd，声音放得都大，满院萦绕着传统京剧的戏声。母亲的耳朵特别灵，嫌吵得慌，两人为此叨叨了不少。于我而言，传统京剧原来听得少，不习惯，耳边常有现代京剧铿锵有力的唱腔。如今，耳濡目染，倒也觉得传统京剧的韵味更加浓郁，如果静下心来看上一两出戏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一招一式，真是一种美的享受，我明白了为什么票友、戏迷对此那么痴迷。因而民间有说法：“演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”词用得狠，但形容到位。

于是我“喜旧厌新”，开始追随父亲，学着去喜欢传统京剧。大学毕业后不久的1984年春天，我被招到山东省召开的“两会”帮忙，作为秘书，记录、整理代表、委员的发言。大会快开完时有一场京剧演唱会，山东省、济南市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领衔主演，方荣翔、宋玉庆、薛亚萍、马济生、张春秋以及著名琴师杨柳青等一千名角悉数登场，精彩纷呈。尤其是压阵的方荣翔先生甫一亮相，掌声即起，经久不息，而当《铡美案》开唱：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……”似巨石开裂，嘭脆空鸣，声震山阴山阳。我们服务人员坐在第一排，我第一次在戏院里看戏就被镇住了，心想一个好的京剧演员那副敞亮的嗓子，真不是爱好、喜欢、苦练就能达到的高点，这就是专业与票友的区别。后来有幸与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坐在一起，斗胆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给梅先生听，与他看法基本一致。

忘了是什么机缘，得到一册徐城北所著《中国京剧》。徐先生是京剧编剧，又是研究京剧的大腕，因而我读《中国京剧》时非常细心。该书展现出较为系统的京剧发展图解，给我扫了京剧特别是传统京剧的诸多盲区。出生于1942年10月的徐先生，于2021年10月病逝，据说生前多受疾病折磨，坚强抗争，令人动容。本文献给徐先生，送上我的感念。正是徐先生的著作，引导我从喜欢听传统京剧到随着剧情去看历史，再由剧情回过头来对比历史真相，明了每一出戏、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角色、每一句唱词、每一次剧情的改变与转换，其实也是一次历史的变革。这也符合传统京剧发展100多年来的曲线脉络。看似高高在上的京剧实则源于民间，开始只是行当里人用来混饭吃的一门手艺，并无多么高深，也因此出现了男扮女装的男旦，四大名旦都是男性，也有女性出演花脸、生角，并非角色的需要，而是那个并不完整的时代中被迫的“畸形”。过去看戏没有教育的功能，就是找乐子，寻求一剂心灵的安神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今晚有戏今晚乐。亦雅亦俗，是京剧的灵魂表现，所以民间戏迷特多。

这段时间听传统京剧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，传统京剧唱念中有很多吐字具有山东人的口音特征，多以胶东地区的话为主，有些也非常像我老家山东潍县的土话。当年侯宝林先生的著名相声《戏剧与方言》就以非常幽默的山东口音戏谑再现诸葛亮与马谡的对话，但侯先生只是用山东口音替代了传统京戏中的京韵京腔，我注意到的是传统京剧唱段中真